



## 藉美學解決資本對社會的束縛

黃鳳祝

特里普透的生態美學，為擺脫資本對社會的束縛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角度，個體得以按照自己的標準經歷自然，感性觀察者的思維成為美學的唯一標準。個體作為崇高的精神物質，如果屈從於資本的異化尺度，感知自然的道路也必然遭到扭曲。

在黑格爾的美學體系中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的關係：自然是理念的外化，一切實踐是為了貫徹理念的真實；在這一過程中，感性與情感只是理性和理念實現其自身「真實」的一種工具。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特里普透（Einar Tjøstov）構建的生態美學反其道而行之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看人與自然關係的新的視角。在著作《崇高的自然》（*Die erhabene Natur*）中，他把感性置於理論、實踐和經驗關係的前端，即決定性的位置上：理論由此成為主體和感性的一種工具，使個體按照自己的標準經歷自然成為可能，而無需屈服於其他陌生的規範與維度。

在特里普透看來，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，在理論與實踐的過程中，通過吸收自然，與自然建立了四種主客關係：一、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同化自然；二、在新陳代謝中排除自然；三、在自然實踐中吸收經驗，形成新的理論；四、從崇高的自然中獲得新的感性體驗。在這四個辯證過程中，人並未改變自然，而是融入自然之中。一切吸收和運作，皆以人的感性為基礎，通過情感的創造力，超越個體的局限性。

所謂生態美學，是基於實踐和理論的感性綜合。美是情欲給出的感

覺，即「有情」和「無情」的一種關係。在這種情境中，感情和感覺是美的決定因素。有情產生美，無情則遠離美的境界。因此，藝術和文學是有情的產物，離開情，藝術和文學就不再成為美學的對象。王德威把中國文學史解讀為「有情的歷史」。其實不僅是在中國，在西方，乃至全世界，藝術和文學的歷史都是一部「情史」。

### 崇高自恐懼的淨化

特里普透認為，情感的形成，除了覺（感覺）和受（感受）之外，還有思（思維）和意（意願）。這些要素來自人的身體器官和心靈，以及外在環境的作用。外在於身心的事物是第一自然；社會文化關係是第二自然；人的身心是第三自然。

人們在談及經驗時，常常忽略社會文化的因素，即把第二自然排除在外，而把物質性的、純粹的感覺當作經驗，認為經驗是第一自然給出的。其實經驗是三個自然體系通過辯證過程獲得的一種意識。簡而言之，感性經驗是從主客關係中產生的。在這裏，特里普透把經驗視為「整體自然」的產物，而非個體的經驗。在作為整體的自然中，三種自然通過吸收和排除達至平衡，個體從自



然常態的協調中感到愉悅，接受美的經驗。超越常態的自然現象使人恐懼，產生不悅的感覺；通過淨化，排除恐懼，可以使感情升華產生崇高的感覺，使不悅轉變為愉悅。

崇高植根於道德理念，是一種向善的理念過渡、超越日常現象引發的強烈情感。這種現象使人聯想到空間的或力量上的無限，導致人的感覺障礙，迫使心靈把注意力集中在較高目的性的理念上。崇高打破獨立自我的感覺，喚醒一種超越自我的情感，促使人擁有履行道德的願望。

崇高產生的強迫感，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。如果說，美的愉悅是我的追求，崇高則是塑造超我的強迫性力量的基本元素。它是一種道德情感，也是一種道德判斷。在道德中，善是真的一種顯示。真善美是三位一體，表達了判斷力的不同環節。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學語彙來解釋，真是自我（EG）情愛給出的判斷；美是自我（ES）情欲給出的判斷；善是超我（Uber-Ich）意識給出的判斷。

人的感情受到情欲的支配：情欲得到滿足，人就會感到愉悅；情欲無法滿足，則感到悲傷。特里普透指出崇高是

從不悅的感覺中產生出來的，是懼怕給出的一種感覺，通過移情的作用，懼怕可轉換為崇高的情感。古希臘的史詩和悲劇皆具有淨化情感的作用，崇高也是宗教和道德賴以維繫的基礎。

### 資本對自然和社會的全球性破壞

在特里普透的生態美學體系中，人與自然的關係建立於持久的合作。人用自然賦予的力量，對抗外在自然的力量，藉以改變自己的處境。這種力量，是一種創造的力量，使人能夠超越自然給予的、既定的、有局限的能力。創造力是人的第二自然。創造力作為一種生產力，也因此成為人的一種本能，成為實現「人的尊嚴」的一種需要。人從生產中獲得認同，得到人應有的尊嚴。但是現代社會無節制的資本生產，把人當作工具，使人失去尊嚴。

生產可以分為自然生產和勞動生產。自然生產的目的在於滿足情欲。情欲使人愉悅，給出創造生命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性欲的消費和滿足，也是一種美的生產。勞動生產可以分為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：一、經由情感宣泄創造的藝術作品，是創造美感的重要形式。二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產，在後期資本主

義社會轉化為資本生產，生產的目的在於滿足資本的需求，成就物質生產的最高形態。資本的創造，也因此成為社會的美學範疇。

資本的美，是一種異化的美。當資本成為控制社會的絕對力量時，其創造性轉變為破壞自然平衡的力量。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製造核子武器，發展基因工程，用無休止的戰爭和物質消費，破壞自然的常態，使世界失去平衡，人類再次生活在恐懼之中。這種超乎常規的力量帶給社會的恐懼感，使人失去了正常的美的感覺，成為資本的附庸。

自然災害對自然和社會的破壞，只是局部性的；資本對自然和社會的破壞，則是全球性的。這種異化的力量，無法通過局部的升華而得到淨化，即被轉化為崇高。因此，「資本的貪欲」被轉化為崇高時，必然是整體性的。特里普透的生態美學，為擺脫資本對社會的束縛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角度，個體得以按照自己的標準經歷自然，感性觀察者的思維成為美學的唯一標準。個體作為崇高的精神物質，如果屈從於資本的異化尺度，感知自然的道路也必然遭到扭曲。

（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）